



水氣病脈證并治第十四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此言膚腫病內經槩言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頭脹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脰腫腹乃大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裏水之狀而不分別為言然而病因不同則治法迥異師故立五名以為大綱而脈證標本變化之微詳悉於下

風水之脉證其脈自浮浮為外證骨節疼痛風尚在惡風皮水皮間內合肺氣故其脉亦浮外證附腫按之沒指其邪既去經而在不惡風在皮外實如鼓腫在皮外而不渴當發其汗俾皮間既去經故其腹中空皮間故其腹中空如鼓未及陽臟故不渴當發其汗水從汗解正水之脈證奈何三陰其結而非風結故脈沉水屬陰結而下陰氣不復與胸中外證自喘腫腹大與石水證相同者不必言也石水之脈證奈何水聚於下而其脈自沉水在下而未傷中氣中未虛冷故但沉外證少腹滿而不喘不喘為此證眼目與正水所同等證亦不必言也黃汗之脉證奈何其脈沉遲心受邪身發熱熱傷在胸滿陽部之邪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則邪氣侵陰水邪內鬱故其脈沉遲心受邪身發熱熱傷在胸滿陽部之邪四肢頭面腫久不愈榮氣不通必致癰膿此於

五條分晰其脈證也

試詳風水之證而浮則為風風者天洪則為氣氣者人之氣也是風氣相搏若風強於氣則氣從風而侵為別其相似之病而浮則為風風之氣也洪則為氣氣皆失其和者也。風氣相搏風強於氣則淫肌膚而癰瘍身體為癰瘍者藉搔而為泄風久則生為癰瘍若氣強於風從氣而鼓為水水成則腫喘難以俛仰若風氣並兩相維繫而水液從身體洪大腫蓋風為虛邪自汗惡汗出乃愈惡風則邪之虛無有疑議故此為風水彼不惡風者表無小便通利非風水之上焦有寒其口多涎返而為濕所致風也小便通利非風水之上焦有寒其口多涎返而為濕所致相搏也此為黃汗此詳風水之病源且風水病最與黃汗相似故節末又鄭重以分別之風水脈浮黃汗脈沉而易知師故未言

風水中有變異者不可不知也。寸口脈沉滑者不見風脈，中有水氣，屬上水，然高麗面目腫大，故身中風為陽邪，有熱證，屬風其沉亦將變而為浮，而名曰風水。視其人之目窠上微腫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欲微也。乃按其手未變之初，雖不可先正其名，而可正其氣，水矣。風水此言風水證雖有變異而真面目不可掩也。

未入於外其人不渴病在外者汗出即愈此為風水此外另有惡寒者此為極虛誤因發汗得之亦另有芍藥甘

法不在風○若前證渴而不惡寒者渴似風水而於不惡寒處得其機關知非病風而

周痹蓋以周痹為寒濕痹其陽皮水為病水不在皮外而在皮中觀風水較深一層此為皮水證身腫而冷狀如明是入水傷心寒鬱其證全在於胸此為黃汗○脉浮緊而痛在骨節脉證却不欬而喘不渴者傷肺此為肺脹其狀如腫肺主皮毛發汗則愈然諸病此者均宜發汗而下利小便數者非一汗所能愈皆不可發汗此言風水中有類太陽脈

而不岀太陽證者又有相似而實為皮水者有相似而實為黃汗者有相似而並非皮水黃汗實為肺脹者師分別其證未出其方後人補以越婢加术湯亦未甚周到節末以渴者下利者小便數者戒其發汗大有深意

或問前二條云風水外證骨節疼此言骨節反不疼身體反重而痠前條云皮水不渴此云渴何也曰風與水合而成病其流注關節者則為骨節疼痛其浸淫肌膚者則骨節不疼而身體發重由所傷之處不同故也前所云皮水不渴者非言皮水本不渴也謂腹如鼓而不渴者病方外感而未入裏猶可發其汗也此所謂渴而不惡寒者所以別於風水之不渴而惡風也程氏曰水氣外留於皮內薄於肺故令人渴是也

風水皮水之外又溫熱鬱於裏為裏水者一身面目黃腫其分別處在於黃若黃而汗出亦黃則為皮水在裏故其脈不浮沉熱久於外溢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不因此自利而除其黃腫反因此而亡其津液亡故令渴以越婢加术湯主之中風此又從風水外而言裏水也尤在涇云越婢加术是治其水非治其渴也以其身面悉腫故取麻黃之發表以其腫而且黃知其濕中有熱故取石膏之清熱與白术之除濕不然則渴而小便利者而顧犯不可發汗之戒耶或云此治小便利黃腫未去者之法越婢散肌表之水白术止渴生津也亦通

水又有兼宿疾而致趺陽固水蓄於本不伏脈亦當伏今反緊則為寒不可不知也此因其人本自有寒症腹中痛醫不溫其重即胸滿短氣而水病大作所以然者陽以下而傷則決瀆無權水不行趺陽脈固水病而當伏今反數則為熱自有熱熱則消穀而小便數今反不利則水泄此欲作水日積此言水病人別有宿疾當從

趺陽脈與其舊疾見證而兼顧之不可以見腫治腫為能事水病有五而正水之病居多當於脉而體認其所成然脉之元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沉趺陽脈浮

而數浮脈即熱數脈即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沉伏相搏名曰水沉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 徐忠可云此段論正水所成之由也謂人身中健運不息所以成雲行雨施之用故人之汗以天地之雨名

之人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故寸口脈主上猶之天道必下濟而光明故曰陰生於陽趺陽脈主下猶之地軸必上出而旋運故曰衛氣起於下焦今寸口脈浮而遲浮主熱乃又見遲者元氣潛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潛脈是熱為虛熱而潛為真潛故曰熱潛相搏名曰沉言其所下濟之元氣沉而不復舉非沉脈之沉也今趺陽脈浮而數浮主熱乃又見數數者衛氣止於下也既見熱脈又見止脈是客氣為熱而真氣為止故曰熱止相搏名曰伏言其宜上出之衛氣伏而不能升非伏脈之伏也從上而下者不返而終沉從下而上者停止而久伏則旋運之氣幾乎熄矣熄則陰水乘之故曰沉伏相搏名曰水見非止客水也恐人不明沉伏之義故又曰絡脈者陰精陽氣所往來也寸口陽氣沉而在下則絡脈虛小便者水道之所從出也趺陽真氣止而在下氣有餘即是火火熱甚則小便難於是上不能運其水下不能出其水又馬能禁水之胡行而亂走耶故曰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即為水矣水者即身中之陰氣合水飲而橫溢也沉伏二義俱於浮脈見之非真明天地升降陰陽之道者其能道隻字耶此仲景所以為萬世師也 次男元犀按仲景此節深文奧旨得徐忠可此註如暗室張燈大有功於斯道但有論無方讀者每苦無下手工夫先君從原本上下文搜討得其要緊從經方中加出一味名消水聖愈湯授政有先叔屢試屢驗奉為枕祕厥後此方刻入時方妙用中彼時一齊眾楚無一人能發其旨以致無上名方反為俗論所掩已卯秋先君以老歸田重訂舊著命余讀之後頗有所悟遂於時方妙用中一節錄此方並方論附於本節之後下方中天雄難得不妨以附子代之茵桂絕無佳者不妨以桂枝尖代之方用天雄炮一錢牡桂去皮二錢細辛一錢麻黃一錢五分甘草炙一錢生薑二錢大棗二枚知母去皮三錢水二杯半先煮麻黃至二杯去上沫次入諸藥煎八分服日夜二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水盛者加防己二錢天雄補上焦之陽而下行入腎猶天道下濟而光明而又恐下濟之氣潛而不返故取細辛之一莖直上者以舉之牡桂煖下焦之水而上通於心猶地軸之上行而旋運而又恐其上出之氣止而不上故取麻黃之勇往直前者以鼓之人身小天地惟健運不息所以有雲行雨施之用若潛而不返則氣不外濡而脈絡虛故用薑棗甘草化氣生液以補絡脈

若止而不上則氣聚為火而小便難故以知母滋陰化陰以通小便且知母治腫出之神農本草經而金匱治節風腳腫如脫與麻黃附子並用可以比例而明也此方即仲景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加知母一味主治迥殊可知經方之變化如龍也

正水病在將成未
成之際其脉何如
寸口脈弦而緊寒
弦則衛氣為寒所
結而不行衛氣不
行則藩籬不固而即
惡寒衛氣不行則不
水液不運而沾流走於
腸間膚肢體矣
正水病在既成未
際脉又何如少陰脈
緊而沉緊則為痛沉
則為水小便即難此
言水病之既成責在
衛氣以寸口主乎衛氣
意者寒從外得陽氣被
抑水之所由成也

者寒自內生而氣化不速水之所由盛也

正水之脉有恒有反不可不知蓋以水陰也陰脈得諸沉當責有水

然必合之身體腫重方可斷其為水此脈與證相符之恒也若正水之病

盛則脉沉水行皮膚榮衛被遏則脉亦沉今其脈應沉而暴出者是真氣離根脫散於外脉證相反故主死

此言正水之常脈則沉若陡然而出則為反也尤氏云出與浮迥異浮

者盛於上而弱於下出則上有而下絕無也

正水之治緩則築以防堤急則行其疎鑿夫水病人脾胃為水氣所犯故

面目鮮澤正水脈沉脈伏其人胃中津液水飲沉極則

肌肉無以上行此皆水病先見病水之勢既於舌則為消渴此皆水病先見病水之勢既

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甚而絕者診其脉則為無有水可於扶陽中陽審其勢則為疏鑿其水

以下之俾水去則陽回而元自復矣

此言正水病腹大小便不利脈道被遏而不

出其勢已甚子和舟車神祐等丸雖為從權

救急之計然虛人不堪姑試余借用真武湯溫補腎中之陽坐鎮北方以制水又加木通防已川椒目以導之守

服十餘劑氣化水行如江河之沛然莫禦矣此本論中方外之方也

問曰病下利後陰液渴欲飲水多而小便不利水有入而無出腹滿固事之因也乃因為腫者故何也答曰水必得利傷飲水法當病水若得小便自利則水從下通及汗自出者則水從外泄水自當愈然其所以汗與利者氣內復而機自過多

行也而辛散滲淡之藥不足特耳

此言客水成腫易成而亦易愈調其中氣則氣復而水自從利從汗而行矣有一張姓者瘧愈後日飲水數升

小便不利有用四苓加木通服之三日溺時莖痛日夜尿不及半小盞尿盆底如硃砂日更醫遍服利水之藥形腫日增有一老醫馬姓主以濟生腎氣丸早吞五錢暮服六君子湯一服許以半月心愈服至二十餘日不效

又增出不寐氣喘嘔逆之逆證病家極惱前醫之失而求治於予予診其色鼻準黃潤證其脈雖細小中而却有

緩象直告之曰此證誤在前醫救在後醫止守前此丸湯並進再十日必效予無別法也病家埋怨已極誓不再服叩頭求請另方予不得已以權辭告之曰前方雖佳但日服不改病氣與藥氣習以為常所以不效今且用茯苓四錢蛤蜊粉三錢燈草十四寸煎水服之三日後再服前此之藥方必另有一番好處病家喜而服之是夜小便如湧其腫亦退去十分之七皮膚中時見汗意再一服大汗如雨腫全消而神氣亦復喜告於予予令其遵馬先生丸湯之法渠弗聽從此即不服藥半月病愈體康到寓面謝時還痛說前醫之過甚矣哉醫道之弗明也詳

附於此以為尤註氣內返而機自行句之鐵案亦以見藝術挾時命而行

正水病久則相傳而舉病而心陽其身重而少氣陽不致於陽虛不能下交於陽氣則不得臥煩而躁陰陰氣不化則其初則有五臟之分心火臟為氣被鬱則

人陰腫

肝

水者

脾

肺

水者

心

水者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分加當歸川芎桃仁五靈脂之類寒加附子肉桂小茴香巴戟天乾薑之類熱加黃柏知母生蛤蜊之類諸虛合四君子湯諸實合三子養親湯輕者頗效而重者則否矣而濟生腎氣丸熟地黃四兩山萸肉山藥澤瀉丹皮肉桂車前子牛膝各一兩茯苓三兩熟附子五錢蜜丸每服三五錢百沸湯送下或作湯服此方自薛立齋極贊其妙而張景岳李士材和之至今奉為水腫氣腫等證之神丹而不知一派陰藥中雜以些少桂附亦從陰化久服必致陰霍四布水勢滔天不可救援桂製此方大為金匱罪人後醫反以此方名為金匱腎氣丸荒經侮聖大可浩歎今因沈自南有括婁瞿麥丸養陰一說余亦謂括婁瞿麥丸之用附子與腎氣丸之附子同義恐後學錯認章旨而誤用之則余亦醉立齋張景岳李士材之流輩耳孟夫子云爾何曾比予於是當知昔賢當時不得已之言也

師曰上焦主氣診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為水遲則為寒寒水相搏則為水腫可知水腫之必關榮衛也中焦主水穀診之趺陽若起伏則水穀不化第不化則水雜於驚濤胃氣衰而不則外而身腫下焦主血診之兩尺右少陽之脈沉弱有二若脾氣衰而化則濕為真水之虛北方龜蛇非一男子病水精不行陰氣乃結之故經為血而屬於血阻經水不通而其所以然者則皆陽經為血而屬於血滯不利則漸成爲水名曰血分男婦之病一體惟婦則有經可徵也此言正水之偏於下焦者為血分而又合上中二焦而言為寸口趺陽少陰上中下三診之全法也傷寒論金匱多用此筆法

男元犀按此節及下一節字字金鍼宜熟玩之

師曰血分病在下焦亦與上中二焦相關屬於虛者上言之詳矣而屬於虛中之實者不可不知寸口脈沉而數數則為出沉則為入出則肺氣壅為陽實入則於陰水氣滯為陰結趺陽脈微而弦微則傷而氣不得息少陰脈沉而滑沉則為病在於裏滑則為之裏邪實沉滑相搏血結胞門其堅聚瘕不爲經絡不通而腫病名曰血分此承上節血分而言也與第八節沉則脈絡虛伏則小便難等句互相發明又合寸口趺陽少陰而見氣壅於陽胃病於中血結於陰分之則三合之則一也男元犀按胞為血海男女皆有之此云胞門在闕元氣海之間指膀胱之位而言也先君口傳蔡明府

名本謙患水腫垂死復生驗案用澤蘭之法本於此尤在涇云上條之結為血氣虛少而行之不利此條之結為陰陽壅鬱而欲行不能也仲景並列於此以見血分之病有全虛者有虛中之實者不同如此

血分者為男婦兼有之病而亦有專為婦人之病以經為主也或有專為婦人問於師曰病有血分水分何也師曰經水前斷後病水名曰血分此病難治者因血而病為水也水分者因水而病及血也血病深而難通故曰難治水病淺而易行故曰易治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者脈之病人不言苦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水氣中原不得寸口脈沈而緊沉為微水緊為積寒沉緊相搏則微水結在關元始時與寒尚微年盛邪不勝不覺至陽衰之後前此所結正而之邪覺榮衛中稍相干陽就損陰加盛而結之寒微動於腎氣上衝咽喉塞噎脇下急痛此時若以溫腎祛寒之法當漸愈乃醫以為留飲而大下之未得病氣維繫而不去其病根不除復重吐之無遇一則大下以傷其胃一則吐傷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大乘於上陽虛於小便不利金底水穀不化水氣日面目焦之陽而下焦之陰火乘之以致決瀆大職而面足見浮腫又與草巹凡下其水雖非治其病根當時如小差此後因飲過度腫復如前以胸脇苦痛蒙若奔豚且其水氣揚溢時則欬而喘逆者當先攻擊與桂苓五味子衝氣令微而止方微乃治其欬湯等令其欬止不治自差所以然者病根深先治喘之新病而水病當在所後雖然治病必溯其所由來開元結寒水病之所由來也徐忠可云此言正水之成有真元太虛因誤治成水又誤治而變生新病當以治新病為急按第十二章痰飲欬喘病有小青龍湯加減五方之法一字一珠宜參看

防已黃耆湯見濕病水與濕非尤云其風水其脈必浮而其為本證之身重又合汗出惡風及前後論列諸未及而出其方確據者則在無疑防已黃耆湯主之若胃中不腹痛者加芍藥以潤矣以防已黃耆湯主之和兼見腹痛者加芍藥之按此節即太陽病脉浮汗出惡風者中風證也蓋以太陽為寒水之經病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必化濕而生脹滿矣故名曰風水其證身重脉浮者內挾濕氣無疑矣故以防已黃耆湯治之張隱菴云防已生漢中紋如車輻主通氣行水者解肌散濕助決瀆之用薑裏草和榮衛補中央交通上下之氣使氣行而水亦行矣腹痛者胃不和也加芍藥以潤之濕氣篇云胃不和者加芍藥三分可知耳徐誌謂為補脾之虛誤矣

防已黃耆湯見濕病水與濕非尤云

風水證身重則為惡風一身悉腫

則為風多脈浮不渴病在表而不裏續偶見

其自汗出身無大熱其微熱不去越婢湯

上海錦章書局石印

主之 徐忠可云上節身重則濕多此節一身悉腫則風多風多氣多熱亦多且屬急風故欲以猛烈剝之 惡寒為衛虛加附子古今錄驗加木並驅濕矣

越婢湯方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薑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

沫納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惡風加附子一枚 風水加木四兩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前論已詳必再贅惟不四肢蟲蟲動者更為皮水之證以防已茯苓湯主之此為皮水證出其方治也

防已茯苓湯方

防已

黃耆

桂枝各三

茯苓六兩

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

三服

黃腫謂之裏水乃風水深入肌肉非臟腑之表裏也 越婢加木湯主之欲迅發其汗 甘草麻黃湯亦主之此為裏水證出其方治也

越婢加木湯方見上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二兩

麻黃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甘草煮取二升溫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

服慎風寒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即為石水浮者為風水即是風無水為虛脹者為水而為氣氣病不水病發其汗即已 然而之法各有脈沉者水在少陰當溫其經 宜麻黃附子湯脉浮者當通其肺宜杏子湯 此為石水證出其方也而並言及風水與氣腫從反面掉出正旨時文有借賓是主之法漢文已開之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三兩

附子一枚

甘草二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半溫服八

杏子湯方
仁甘草石膏湯
開恐是麻黃杏仁膏湯

涌而出而皮水漬溢日久腐者取而不順之證也宜用外敷之法以蒲灰散主之此言皮水潰爛謂之厥出其外治之方也諸家俱作水傷陽氣而厥冷解誤矣此照錢太醫定之

蒲灰散方見消渴

問曰汗出青色而身不黃與發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孽汁脈自沉前此病狀而得之請再申言而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蓋汗出則腰膝冷客水之氣從毛孔而傷其病源何從得之其方治之也凡脾胃受濕久生熱濕交蒸而成黃者皆可以汗出入水之氣推之也此證亦有從酒後汗出當風所致者雖無外水而所出之汗因風內返亦是水宜看芍桂酒湯主之此為黃汗證出其方治也尤在涇云黃汗之病與風水相似但風水脈浮而黃汗脈沉風水惡風而黃汗不惡風為異其汗沾衣色正黃如孽汁則黃汗之所獨也風水為風氣外合水氣黃汗為水氣內遏熱氣熱被水遏水與熱得交蒸互鬱汗液則黃黃耆桂枝芍藥行陽益陰得苦酒則氣益和而行愈固蓋欲使榮衛通行而邪氣畢達耳不苦酒阻者故行而未得遂行久積藥力乃自行矣故曰服至六七日乃解又云前第二條云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為黃汗第四條云身腫而冷狀如周痹此云黃汗之病身體腫發熱汗出而渴後又云劇者不能食身疼重小便不利何前後之不併也豈新久微甚之辨歟夫病邪初受其未鬱為熱者則身冷小便利口多涎其鬱久而熱甚者則身熱而渴小便不利亦自然之道也

齒耆芍藥桂枝苦酒湯方

齒耆五兩 芍藥

桂枝四兩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合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當以煩服

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

黃汗之病陽被鬱而兩脰自冷身熱而脛冷為之證假令中盜發熱此屬歷節不為黃汗也然黃汗鬱證不下通則黃汗之的證中盜發熱此屬發熱此屬歷節也汗出則有外達之機若食已汗出中之熱因氣之動而外浮之又身常於暮盜汗出者乃禁中之熱乘之身責禁氣之熱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是熱與汗俱久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所謂自內之外是也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是濕與汗俱出也然久必身瞞瞞即胸中痛而盛於外是也

又若從腰以上汗出腰下無汗是陽上通而腰腹弛痛如有物在皮中之狀不能便提刺而未經者則窒於不能食壅於肉身疼重心煩躁閉於小便不利此其進退微甚之機不同如此而要之可以切指之曰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此言黃汗變證不一總緣發黃本為鬱病得汗不能透徹則鬱熱不得外達所以又出一桂枝加黃耆之方法也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

芍藥各三

甘草

黃耆兩二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八升

煮取三升溫服一升墮炎啜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師曰心榮肺衛脉寸口脈遲而濶遲者其病在榮無則為寒濶者其病在衛無為血不足再診之胃脉趺陽脉微而

遲微則知其為不足氣遲則知其不足為寒合寸口趺陽而寒而氣血不足即手足逆冷蓋以陽氣起於四肢以手

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脹鳴胞中純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而城勞蓋以榮衛受氣於陽明而大陽

主氣為諸陽所屬要知膀胱內主津液之灌注則陽氣為陽中之陰外主陽熱之布護則為陽中之陽陽之氣不通即身冷陰液之氣不通即骨疼此陰陽之合陽前而不與

俱通則陰失陽而陽不通則治而脾不仁此陰陽之互相為病也總由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太氣一轉

其氣乃散若證實者得藥則遺溺成病之所以散皆一氣主之故名曰氣分此非黃

病因黃病之脈沉上下榮衛不通等證觸類引伸而及於氣分之專證其實水與氣雖分有形無形而其源則非

二也腫與脹雖分在外在內而其病則相因也然每見病脹者以治水之法施之往往不效至腹脹而四肢不腫

名曰單鼓脹或因水病而攻破太過者有之或因有癥瘕積塊痞塊重加外感內傷而發者有之有日積月累

初時不覺及覺而始治之則已晚矣若至腹大如箕腹大如甕雖虛扁亦莫之何內經明脹病之旨而無其治仲

景微示其端而未立其法後人用大攻大下大補大溫等劑愈速其危而不知仲景於此節雖未明言脹病單鼓

而所以致此之由所以治此之法無不包括其中下節兩出其方一主一賓略露出鼓脹之機倪令人尋繹其旨

於言外按沈子南以大氣二字指體中之宗氣而言頗為鮮喻嘉言寫意草謂人身胸中空曠如太空地氣

皆盈水道通決乾坤有一蓄新景象矣此義首重在膀胱一經經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如人之飲酒無算而不醉者皆從膀胱之氣化而出也。膻中位於膈內，膀胱位於腹內，膀胱之氣化則空洞，善谷而膻中之氣得以下運。若膀胱不化則腹先脹而膻中之氣安能下達耶？然欲膀胱之氣化其權尤在於保腎。以膀胱為府者也。腎氣動必先注於膀胱，屢動不已，膀胱滿脹勢必奔逆於胸膈，其窒塞之狀不可明言。腎氣不動則收藏愈固，膀胱得以清淨無為而膻中之氣注之不盈矣。膻中之氣下注則胸中曠若太空矣。徐忠可云：仲景於論正水後，結出一血分於論黃汗後，結出一氣分何也？蓋正水由腎受邪發於上焦，上節血陰陽不同。此仲景治黃汗以桂枝為君主，取其化氣而治正水；以麻黃為君主，取其入榮也。石水以附子為主，取其破陰也。審其立言之次第，則立方之意不曉然耶。

病氣分大氣下轉其氣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 其勢亦已甚矣然不宜攻其氣而用辛甘溫藥行陽而化氣以 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主之。此承上節

氣分之結病而出其方治也。

桂甘薑棗麻辛附子湯方

桂枝

生薑略三

細辛

甘草

麻黃略二

附子一枚

太棗十二右

七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納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蟲行皮中即愈。

此結之陽復散行於周身乃有是象 茯苓夫病源不同而病形相似，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當於斯言之，病因病水飲所作乃氣分之大分別。細辨而知其係水飲所作水有形藥宜苦泄以枳木湯主之。此言水飲以別乎氣分亦備膚以定主也。

枳木湯方

枳實七枚

白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軟即當散也。

附方

外臺防己黃耆湯 治風水脉浮為在表其人或頭汗出表無他病者當下重從腰以上為和，腰以下當腫及

陰難以屈伸 方見風濕

金匱要略後註卷七

金匱要略後註卷七

卷七

水氣

黃疸病證并治第十五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癥癰者風與濕合而不去非若疾中風所以然者風得濕而變脾以瘀之熱以外行則肢體而其脾以瘀之熱之外行則肢體而自盡黃矣

此以寸口脈而言黃疸初時之病因也

趺陽脈緊而數數則為熱 胃熱則消穀緊則為寒 脾寒遇食則為滿滿者必生濕是胃熱而陽脈緊為寒傷於脾是腎得風生濕脾得寒則胃中苦濁濁氣當下流若小便通則濁不消身體盡黃名曰穀癰以病雖死於風寒而實成於穀氣也 此言趺陽脈以明胃熱脾寒變而成癰又歸於膀胱之不化氣以膀胱主一身之肌表不化氣則濕熱無去路而亦成癰其病雖有各經之不同而總以脾胃為主故以穀癰結之

額上心之部也督邪重而黑胃熱上行而微汗出手心名勞宮屬心足心名湧泉屬腎腎虛不能配火水火未濟則其熱薄暮即發膀胱為腎外府急急攝水則度熱從腎出故名曰女勞癰至腹滿如水狀脾腎不治此為女勞癰而另言其證也

牌雖黃色有因於酒者酒多濕而性陽故傷在上焦心為酒所困則心中懊憹而熱蓄則不能食則時欲吐歸脾胃而作黃名曰酒癰此言酒癰之證也

癰病屬質者多而陽明病質者肺必屬虛亦復不少故令竟直於下小便必難此因穀氣鬱而生熱而非降則小便必難此因穀氣鬱而生熱而非降則欲作穀癰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以脉遲為故也此言胃虛欲作穀癰之證也

上言心中懊憹等證酒癰之夫病酒黃疸固屬上焦之病而質不止於上焦必小便不利然其有確切不候日心中證猶手備也今厯陳之熱從心熱來其小便不利自不足下熱又不等於女勞癰是其為酒癰證也 酒黃疸者以心中熱或有熱去無熱則清則其言了了然亦有心中無熱之心清心靖則可易之一候日心中熱等於穀癰之小便不通其下小便必難此因穀氣鬱而生熱而非降則小便必難此因穀氣鬱而生熱而非降則欲作穀癰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以脉遲為故也此言胃虛欲作穀癰之證也

上言心中懊憹等證酒癰之夫病酒黃疸固屬上焦之病而質不止於上焦必小便不利然其有確切不候日心中熱從心熱來其小便不利自不足下熱又不等於女勞癰是其為酒癰證也 酒黃疸者以心中熱或有熱去無熱則清則其言了了然亦有心中無熱之心清心靖則可易之一候日心中熱等於穀癰之小便不通其下小便必難此因穀氣鬱而生熱而非降則小便必難此因穀氣鬱而生熱而非降則欲作穀癰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以脉遲為故也此言胃虛欲作穀癰之證也

機吐之則愈

上吉可下為無熱而腹滿者言也若酒瘧在上而誤下之則傷其下其陽明之邪乘之而陰清漸而腎傷故虛久人為黑瘧肝為同月

目青而病面黑然雖曰黑瘧而其心中熱氣如敗蒜蓋狀此於變證中露出酒瘧真面目也腎大便正黑

皮膚爪之不仁此絕類女勞瘧何以知其為酒瘧也其脈浮滑弱其雖黑黑中微黃故知之此四節言酒瘧之相因自然酒麻必浮此雖因下而弱要辨其脈浮帶弱色雖黑仍帶微黃故知之

為病以補二條與懷等證所未備也

師曰病黃瘧溫熱也濕淫於內則煩渴胸發熱煩渴滿口燥者以病發時不用汗解之火劫逼其汗以熱雨熱相所得然使熱不與濕合黃家所得從濕得之原不可以一下盡一身盡發熱而黃而壯熱視一身之熱為尤甚熱盡必不作黃凡其法也須審其

在於裏

當下之

此概言黃瘧有因誤火而得之證又辨其濕熱相合者為瘧病之常獨熱在裏者為瘧病之變

使人分利論治也

瘧病將成未成必先見有一二證而可卜之凡病在裏則脈沉濡渴欲飲水多而小便不利者水無去路則鬱於裏而為寒濕與熱合爻相蒸鬱皆可卜發黃

脾之部位在腹脾之脉腹滿舌痿黃是脾有濕而不行矣

胃不和則臥不安若

躁不得睡矣

濕熱相合為

屬黃家

此一節言齒之

將成欲人圖之於早不俟其既成而藥之意含言外

黃者土之色也土無定位寄黃瘧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者蓋謂十八日脾氣至而虛者當復即資者亦當通也治之者當十日以上即瘥不踰十八日外乃妙也若反劇為應期而王難治此言黃瘧之愈有定期欲醫者期前而速治也按沈自南云此取陽病陰和陰病陽和為大綱也十八乃三六陰數之期也十日二五陽土之數也黃瘧乃濕熱鬱蒸陽邪亢極脾陰大衰故治之須候一六二六三六陰氣來復制火之期而為定期若至十日以上土陰氣復則當瘥而反劇者乃脾陽亢極陰氣化減故為難治此雖非正解亦互相發明

瘧病是鬱熱瘧而渴者內熱更甚其瘧難治瘧而不渴者熱從外宣內外交病其人振寒而發熱也此以渴不渴別瘧之難治可治以嘔與寒熱辨黃之在表在裏也全試為瘧

陽部表為陽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此以渴不渴別之其初多病寒熱作時不食寒熱止時不食寒熱止時即熱上頭眩塞內心胸不安寒熱不解久久而身發黃為教瘧以茵陳

葛湯主之此為穀瘧證而出其方也徐忠可云前第一段論穀瘧不言寒熱而有小便不通第二段論穀瘧不言心胸不安而有小便必難此獨不言及小便蓋穀瘧證亦有微其不前所云小便不通此勢之甚急者也所

云陽明病脈遲者小便必難乃既見陽明證而因脈遲挾虛以致不運此表病中之間有者也若此云寒熱則非二三日之病矣不食即頭眩則雖眩而食未嘗斷可知矣故曰久久發黃見遲之又久乃相因而為病其勢漸而緩則小便亦未至不通耳然觀方下註云一宿復減此亦必小便不快而腹微脹可知但不必專責之耳。桂輝三證止出一方蓋陽明病一至發黃則久暫皆宜開鑿鮮熱故此方實為主方若陰黃則後人以附子合茵陳乃此方之變也按心胸不安與酒癰之心中懊惓亦不同彼因心中熱至有無可奈何之象此言不安僅微煩也即陽明脈遲證所謂發煩頭眩耳。

茵陳蒿湯方

茵陳蒿六兩

梔子十四枚

大黃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陳減六升納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

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是角汗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凡發熱而不惡寒為陽明病若黃家當申酉之時名曰日晡所應其發熱而反惡寒此非陽明為女勞得之以女勞之病在腎膀胱之府為陽明血注於腎也膀胱必急勝既急則少腹亦滿其身雖盡黃而額上獨黑一身雖盡熱而足下尤熱因此病勢侵逼腎膀胱過於周身為熱則腰痛使治證同脾濕然究其腹脹非水如水狀大便必變黑而時溏此女勞之病腎熱而非脾濕水不行病也但證腹滿者為陽氣併陽較為難治以硝石礫石散主之此為女勞癰出其方治也立論獨詳所以補前之未備也

硝石礫石散方

硝石熬黃

礫石或硫等

右二味為散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

是其候也

酒癰前論已詳似可再贅矣而此證屬或熱痛為此證中之梔子大黃湯主之此為酒癰而出其方治也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十四枚

大黃二兩

枳實五枚

豉一升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諸凡病黃家藥屬濕熱交鬱而成但利其小便下氣氣通則諸假令脈浮則氣病全歸於表分小便為氣化之生氣自不能久停假利其小便無益也當以汗解之且桂枝加黃耆湯主之此以下皆治正黃癰方也徐忠可云六黃癰家不獨殺酒癰女勞癰有分別即正黃癰病邪乘

虛所著不同乎治一黃疸百藥不效而亟覽者見其偏於上令服鮮射干一味助許而愈又具有偏於陰者令服鮮益母草一味數劑而愈其凡有黃疸初起非係穀糧酒漬女勞瘧者輒令將車前根葉子合搗取自然汁酒服數椀而愈甚有臥床不起者令將車前一味自然汁數盃置牀頭隨意飲之而愈然則汗下之說亦設言以啟悟其可無變通耶

桂枝加黃耆湯方見水氣

諸黃緣濕熱經久變為堅燥譬如蘆麴濕合熱歸而成黃熱久則濕去而乾也以 猪膏髮煎主之。此言黃疸中另有一種燥證飲食不消胃脹有燥屎者而出其方治也徐氏謂為穀氣實所致并述治友人駱天游黃疸腹大如鼓百藥不效服猪膏髮灰各四兩一劑而愈。按此條師止言諸黃二字而未詳其證余參各家之說而註之實未愜意沈自南註浮淺又極附會余素不喜惟此條確有悟機姑錄而互參之其云此黃疸血分通治之方也寒濕入於血分久而生熱鬱蒸氣血不利證顯津枯血燥皮膚黃而暗晦即為陰黃當以猪膏潤燥髮灰入血和陰俾脾胃之陰得其和則氣血不滯而濕熱自小便去矣蓋痘皆因濕熱鬱蒸相延日久陰血必耗不論氣血二分皆宜兼滋其陰故云諸黃主之。

豬膏髮煎方

豬膏半斤 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藥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黃疸病審其當用表裏兩解法者以 茵陳五苓散主之若夫脉沉腹滿在裏則為大黃硝石湯證脉浮無汗在表則為桂枝加黃耆湯證矣當知此方非治黃通用之方 此為黃疸而出表裏兩解之方也徐不治黃疸不貴補存此以備虛證耳

茵陳五苓散方

茵陳十分 五苓散五分 右二味和先食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裏實也黃疸最難得汗若自汗出也 此為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硝石湯 此為黃疸而出其裏實之方也視梔子大黃及茵陳蒿湯較峻

大黃硝石湯方

大黃

黃柏

硝石四兩

梔子十五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納硝更煮取一升

升頓服

黃癰病實熱者小便當赤短若非溫熱交鬱之黃而小便色不變且欲自利其無內熱確鑿腹滿而鳴非裏實氣盛乃為虛滿不可以寒下腹滿也雖有痛熱亦可之藥除其熱熱除則必作寒而嘔噦者宜先調其胃降其逆小半夏湯主之然後消息治之以此為黃癰之虛證誤治增病而出其救治之方非謂小半夏湯即能治黃癰也後人以理中湯加茵陳蒿頗有意義

小半夏湯方見疫

諸黃腹痛而嘔者少陽之本也宜柴胡湯邪在土也此言黃癰有土受木冠之證以柴胡湯治其嘔痛亦非謂柴胡湯治諸黃也止言柴胡湯未分大小意者隨見證而臨時擇用也

柴胡湯方

男子黃小便自利知非溫熱交鬱之黃而當與虛勞小建中湯為上虛其色外現之黃而此為虛黃證而出其方也黃證不外於鬱虛得補則氣暢而鬱開鬱開則黃去矣單言男子者謂在婦人則血分有熱正未可知又當另有消息也尤在涇云黃癰之病濕熱所鬱也故在表者汗而發之在裏者攻而去之此大法也乃亦有不濕而燥者則燮清利為潤導如猪膏髮煎之治也不熱而寒不實而虛者則變攻為補變寒為溫如小建中之法也其有兼證錯出者則先治兼證而後治本證如小半夏及小柴胡之治也仲景論黃癰一證而於正變虛實之法詳盡如此其心可謂盡矣

附方

瓜蒂散治諸黃方見喝病

按刪繁方云服訖吐出黃汁亦治脈浮欲吐者之法也

千金麻黃醇酒湯治黃癰

麻黃三兩右一味以姜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頓服盡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第十六

寸口脈動而弱為驚悸之主脉也驚動即為驚悸則脉弱弱則為悸與浮而並見者有驚與悸而各見者言驚屬外一邊悸屬內一邊驚悸並見為內已虛而外復干之也

師曰脚上筋而安血脉而風病續頭下鼻冲其所足脉浮利潤如滑有目清量黃則知肝有蓄熱候以木止若量